

五十五年前的那天，十八歲的我們把那個收藏著一封封信的月餅盒埋入中樓梯有蓋操場的小花園裏，留待五十五年後讓大家重新打開。被畢業情緒影響的我們更許下承諾，每年一起回校一次的承諾，期待著五十五年後把時空錦囊重新掘出的日子。



從前每天見面的我們，總覺得聚在一起理所當然，萬萬想不到離校後見一次面有多困難。畢業頭一兩年，一起回校的人也有不少。但兩年、三年過去了，同班同學各自發展，升學的升學，就業的就業，能齊集一班人回校的日子根本少之又少。慢慢地，由一年見一次面，變成三年、五年、十年都不一定見著。二十五歲的那年，我面對工作壓力，加上回校的又只有數人，於是衝動地在群組中打了一段文字並發出。詳細的內容已不記得了，大概就是說，如果連一年一天的敘舊時間都拿不出來，不如不見了！自此，從前那鬧得令人煩厭的群組再也沒有響起過了。

離校後五十五年過去了，大概是人老了，喜歡念舊，也可能是一把年紀的身體能做的事已不多了。現在的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把玩著早已過時的智能電話，看看從前和他人聊天的訊息，默默的回味著年輕時的那份純真、那份自信、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氣魄。這些對現在的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看著看著，看到了從那天起再沒響過的群組。我仔細的閱讀那一大段自己一時意氣打的文字，笑了。笑那時不懂體諒他人的自己，笑那時不懂珍惜的自己。

年輕的我，不明白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其實是減法。見一面，少一面。當時的自己是那麼的倔強，不肯承認自己的過錯。人長大後，漸漸明白面子並非那麼重要，所以我主動在那沉默已久的群組，打上了一段文字：「對不起，想你們了，希望能再見一面，日期、時間、地點如以往，能來的都來吧！」

打完後，我鼓起勇氣，發了出去。其實心裡明白，這些年有不少同學失去了聯絡，有些甚至已不再能聯絡到了……但我仍希望那天能和他們再見一見。

今天，我向著母校走去，踏著那些年每天走過的腳步。突然發現，這條路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漫長了呢？終於，我站在了校園門口，驚訝地看著那群熟悉卻又異常陌生的面孔。我扯動著嘴角，上揚起微笑，笑著笑著，卻莫名地哭了。

我們把從前那月餅盒掘出，回味著當年……忽然旁邊一人拍醒了我。他曾是我的同窗，名字已不記得了，面容也在歲月中顯得模糊。「來！去吃東西！」他笑著說道，並先行步出了教室。我看著他的背影，緊隨其後，向著那扇耀眼的門邁去。